

一朝诡谲，一生迷离。

美人温雅

MEI

REN

WEN
YA

林家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美人温雅

上

林家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温雅 / 林家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957-8

I. ①美… II. ①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5124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美人温雅
作 者 林家成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梁 艳
责任编辑 张 越 杨 旭
特约策划 雨 薇 何 源
特约编辑 何 源
营销统筹 卢 渔 赵 晴
封面设计 刘 妍
封面插画 呀 呀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34.5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全两册)
ISBN 978-7-5500-0957-8

赣版权登字: 05-2014-1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昔日神童今遇难 001

第二章 命中魔障 017

第三章 吴郡风云会 035

第四章 冤家总相遇 053

第五章 未婚夫婿顾二郎 070

第六章 救你戏你 088

第七章 两个郎君两势力 105

第八章 虎口夺食 122



第九章 为救父二算邓阎王 139

第十章 地牢三日人间变 156

第十一章 将计就计阎王势 172

第十二章 卖身三年 190

第十三章 暴雨中的顾郎 208

第十四章 温柔的算计 226

第十五章 愿郎与我江湖不再见 243

昔日神童今遇难

第一章

九月的扬州吴郡，正是秋风瑟瑟时。

吴郡的阳河县，算是扬州九十二县中排名中游的富裕县。此刻阳河县的柳府里，炊烟袅袅而上。

“吱呀”一声，书房门被轻轻打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伸出小脑袋朝里面瞅了瞅，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脆脆地唤道：“二姐，叫你吃饭呢。”

正在书案上埋头疾书的少女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慢条斯理地把一行字写完，这才浅浅笑道：“好。”

柳婧把笔墨收起，抬头见到小家伙一双圆溜溜的眼睛还在盯着自己看，温柔地说道：“怎这般看着姐姐？”

小女孩眨巴了几下大眼睛，嘻嘻笑道：“二姐，你这么好看，为什么姐夫还不来把你娶回去？”小女孩语带得意，明显是嘲笑姐姐来着。

柳婧美丽的脸僵了僵，她正要教训妹妹几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嘶叫声忽然从大门一路传来。不好！莫非是发生了什么事？

柳婧脚步一提，轻盈而快速地朝堂房走去。柳父经商数载，前些年发了一笔大财，虽说现下生意不景气了，但当年置下的这宅子还是不小的，饶是柳婧走得飞快，也用了一刻多钟才赶到堂房。

她刚刚来到堂房外，便听到王叔跪在地上嘶声哭道：“……夫人，那些差

人如狼似虎啊，把整个船上的人都给扣下了。他们说大人私贩官盐……大人百口莫辩啊！”

王叔这话简直是晴天霹雳，话音一落，柳母便瘫软在榻上，脸上煞白一片。

脸上难看的不止柳母，整个柳府中的婢仆，这时一个个都傻了呆了。

这两年来，阳河县又开了数家丝绸铺子，挤兑得柳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柳父此次出门，是下了大赌注的，他不但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还用柳府和铺面做抵押，借了上百金，甚至还向城东的豪强赵宣借了重贷，为的就是赌一回。

而现在，他不但货被官府扣去，还背了一个贩卖私盐的罪名，只怕入狱还是轻的，重则这一家子都会被株连……

在这让人窒息的寂静和隐隐的抽泣声中，外面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混在脚步声里，一个嗓音粗厉得声音让人心慌：“滚开——柳行舟当时怎么跟我家赵大人保证的？他拍着胸脯保证，今儿借我家大人五百金，半载后便可还上一千金！现在他倒好，货给扣了人也入了狱，我家赵大人的一千金怎么办？”

几乎此话一出，脸色煞白的柳母便气得腾地站起，颤巍巍地叫道：“胡说！行舟明明只借了二百金，现在到了这等混账子口里便变成了一千金！他赵宣还真敢！”

在柳母的嘶哑叫声中，在呆若木鸡的婢仆们的惶恐不安中，柳婧白着脸向后软了软，在扶着门框让自己稳住身形后，便迅速地向后退去。

众人心中惶惶，也没有人注意到柳婧。只有她的三妹柳萱迈着小短腿跟在她后面直叫唤：“二姐，二姐姐……”

柳婧进的是母亲房间，婢女们早就不见了踪影，柳婧伸手一推，房门便打开了。

当柳萱气喘吁吁地追上姐姐时，正好看到柳婧抱着母亲的首饰盒走了出来。她惶然地叫道：“二姐！”

她的叫声不小，可柳婧步履匆匆，哪里听得见。柳萱看着二姐迅速地进了闺房，在她眨巴着眼惶惑地四下张望，不知是继续跟着姐姐，还是回到母亲身边时，突然地，那个粗厉的声音如炸雷般地暴喝道：“柳氏，别以为我家大人是吃素的！你们进去，把柳府里值钱的物什全抬出来！”在一哄而来的脚步声里，那人又粗声喝道，“柳氏，你要是眼珠子放亮点，就把房契、店铺的契纸通通拿出来……”

柳母哽咽的声音传来：“房契和店铺的契纸，都被夫君拿出去抵押了。”

那人闻言大怒，似是有人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人又叫道，“把她女儿拖出来！不是说柳行舟有个美貌二女儿吗？带回去让大人松口气！”

这话一出，柳母尖号出声。而那人带来的浪荡子们，却已一窝蜂冲入了内

院。柳萱睁着惊惶的大眼，看着这些野汉子在自家院子里横冲直撞，有好几次，她都差点被这些人顺手推倒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叫道：“大兄，那柳家二姑子不在。”

“什么？”

那汉子显然十分恼火，他随手扯过一个婢女，厉声喝道：“你家二姑子呢？”

那婢女颤抖着哭道：“不，不知道……”那汉子把婢女重重一推，道：“她一个小姑子还能跑上天去？”他转向身后众人，咆哮道，“还杵在那里做什么？去找啊！”

在这乱七八糟的脚步声中，柳母瘫倒在榻上。过了一会儿，她像记起了什么似的，那绝望的双眼在刹那间明亮了些。

在一阵摔摔打打中，来柳府的人越挤越多，半个时辰不到，知道柳府出事了的主们通通寻上了门。而左邻右舍，也一个个探头探脑地朝这边看来。

至于那个大汉，在让人搜找柳婧未果后，专程回了趟自家大人那里。一个时辰后他再来时，大马金刀地坐在院落的榻几上。他的四周，是砸抢得破破烂烂的柳府院落，而柳母正瘫坐在他对面的榻上，手里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小女儿，低着头只是抽泣。

那些原本还来来往往的柳府婢仆，这时已跑了个干净，只剩下几个跟随柳氏多年的老仆惶恐不安地站在她身后。

大汉瞪了柳母一阵，“叭”的一声朝几上重重拍了一掌，齙着一口黄牙凶神恶煞地喝叫道：“柳夫人，我家大人放话了，如果把你家二姑子送给他，你们欠下的那一千金，他可以不要了。不然的话，就别怪我家大人心狠，把你们母女俩都发卖到妓院去！”这大汉说到这里，心下想道：现今那上等的美人儿，也就值个二三百金。大人口口声声说要柳府还他一千金，可真行起事来，还真有那游侠风范。

想到自家大人也称得上游侠了，大汉咧开嘴骄傲地笑起来。

柳母抬起头来，透过横贯两侧脸颊的伤疤和那苍老的皮肉，还可以看到昔日美人的影子，她双眼无神地看着大汉，半晌才无助地说道：“我，我找她回来……”

大汉站起来一摆手道：“三天，我给你三天时间！”也不等柳母说什么，他手一挥，带着属下大摇大摆地离去了。而他刚一出院门，另外十几人又一窝蜂地围住了柳氏，七嘴八舌地叫道：“柳氏，那我家的呢？你家行舟还借了我家五两金呢。”“还有我呢，老天爷啊，我们一家子省吃俭用，苦苦存下的五百枚铁钱，可都给了行舟啊。”

听着身后众债主或哭或求或叫骂的吵闹声，大汉想到自家大人金也不要了，

点名就只要那柳家二姑子，侧过头朝地上重重吐了一口痰：“生一个美貌女儿就是了得，大人那样的人，谈起柳府二姑子，人都给酥了。”

大汉没有等足三天。

第三天上午，他刚刚大摇大摆地来到被众债主团团围住的柳母身边时，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传来。

来的是柳府的下人王叔，他无视众债主盯来的目光，一个箭步冲到柳母身前，喜极而泣地叫道：“夫人夫人，大郎回来了！”

什么？

柳母腾地站起，颤声问道：“你说什么？你说谁回来了？”

“是大郎，夫人，大郎回来了！”

王叔的话音刚落，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传了过来。那脚步声是如此坚定有力，不知不觉中，众人停止了喧哗，回过头看去。

只见柳府的大门口，冲进来二十来个身着青衣的汉子，他们一进入柳府中，便分两列站好，然后，一动不动！

看到这一幕情景，众债主茫然地相互看着，那大汉也眯起了双眼。

就在这时，一个轻缓的脚步声传来。

然后，一个轻袍缓带的青年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青年约莫十八九岁，五官俊美精致，眼神如一潭泉水，温润清澈。初初看去，如一个俊美儒生；稍一仔细打量，众人便感觉到，这青年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奢华之气。这种奢华之气，是隐于面目下，刻于骨子里的，使得他那过于精致、过于温润的脸，透出一种让人不可轻视的味道来。

在两列青衣人的护卫之下，青年那泉水般的澄澈双眸，在众人身上稍稍一转后，看向面露惊愕的柳母。只见他朝着柳母深深一揖，朗声道：“嫡母，孩儿回来了！”

青年的声音有种刻意压低后的沙哑。

柳母似是吓傻了，直直地瞪了青年一会儿，才哑声唤道：“你，你，你回来了啊……”似是激动得傻了，柳母这话说得有些语无伦次。

柳文景不等她说下去，便道：“父亲的事，孩儿在路上便听说了。嫡母放心，孩儿已派人去打点了，父亲无性命之虞。”

柳文景转过头来看向众债主，他目光澄澈异常，声音饶是刻意压低，也透着清澈：“父亲欠债一事我已知晓。诸君，文景虽是不才，这个家还是撑得起的。诸君可否给出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内，文景定当把家父欠下的债务一一还清！”

这柳文景排场这么大，面目又带着奢华气，此刻一打照面，便干脆利落地答应还债。在这个儒家风骨成为主流，言诺信义还被时人信奉的时代，他这个

男丁一开口，众债主几乎是同时松了一口气。

柳文景转向那大汉，目光明澈地盯着他，认真问道：“阁下意下如何？”

对上他的目光，那大汉心中不由得暗想：这些读过书的人，那眸子还真是亮得让人胆虚。大汉又看了一眼柳文景身后的两列青衣人，粗着嗓子叫道：“你小儿是个爽快的！行，三个月内，你拿出一千金了了此事，你柳府就还是我家赵君的座上宾。不然的话，哼哼！”

在众债主走得一千二净后，柳母嘶哑的声音传来：“文景，你跟母亲进来。”

“是。”

柳母与柳文景一入厢房，便把房门紧紧关了。然后，她腾地转头看向柳文景。在她的注视下，柳文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柳母向后退出两步，慢慢软倒在榻上，哽咽道：“婧儿，要真是你大兄回来了，可有多好！”

柳文景，不，柳婧迎着一夜之间鬓角几乎全白的母亲，声音嘶哑地说道：“母亲放心。三个月时间，女儿定能想到办法！”声音虽小，却是斩钉截铁。

柳母慢慢抬起头来。她透过泪眼，看着不知在脸上涂了什么，皮肤明显黑粗了些，五官也有所改变的女儿，又看向她那不知在里面垫了什么，把人增高了一二寸，沾满泥土的靴子。柳母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的女儿啊，苦了你了……”

柳婧白着脸看着柳母，咬牙坚定地说道：“母亲，女儿不苦！”

她双手抚着母亲的膝盖，仰头看着短短两三天便老了十岁不止的柳母，低声说道：“母亲，你要相信婧儿。”见到母亲还哭个不停，柳婧温声低语道，“母亲，你是不相信女儿的本事吗？你忘记了，十一岁那年，女儿与那邓家九郎对弈，连胜他十局，后又与他拼诗文，也杀得他落花流水……”

柳婧不提这事还罢，一提这事，柳母直到现在还有怒火。当下柳母抹了抹泪水，哑起声音骂道：“混账，你还好意思说起邓家九郎！你仗着有一点小聪明，胜了他也就罢了，还敢口出狂言，肆意羞辱那南阳邓氏的嫡子，要不是你父亲察觉了那邓九郎的身份，你……”柳母瞪着通红的眼气愤地看向柳婧。

柳婧见状，连忙羞愧地低下头。

见到女儿这般温顺的样子，柳母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当年的事已经过去，反正你这一辈子，也不会到帝都，不会再见到邓家九郎，倒也不必在意。”

柳母想起，那一年因女儿冒犯了邓家九郎而举家连夜逃离，在路上遇到了丈夫的故交顾公。顾公身为一郡郡守，家教甚严，门风清正。而且，顾公有一次子，人才长相都与柳婧相配。

可他们却没有想到，几个大人在这里商量要给这一对小儿女定下婚约时，那一边，柳婧却对着倾慕于她，总是跟在她身后的顾家二郎几番戏弄。她先是把顾家二郎引入匪盗窝，然后她又去美人救英雄……事情说起来也是哭笑不得，那些盗匪，还真中了柳婧的调虎离山之计，被她顺顺利利地把顾家二郎给“救”了回来。当时顾家的人都不知道此事本是柳家小姑搞的鬼，顾公还称赞柳婧的机智呢。几天后，柳婧又挖了一个坑，把顾家二郎骗着掉入坑里饿了一天，接着又假装辛辛苦苦地找来，还特意跳到坑里陪着他度了一晚，直到大人们赶到后救出两人。结果那过程被一路人看到，还给捅了出来……要不是因为当年的柳婧太过顽劣，顾家怎会还迟迟不来求娶满了十六岁的她？

也是经过了那事，柳母和柳父才下了狠心管教女儿。这几年来，柳婧的性情日渐温婉本分，行为举止颇有班昭之风，做父母的终于放下了心。寻思起往事，想到柳府现今这局面，柳母不由得想：阿婧的才智，远胜过她的庶兄，也许她真有法子解了柳府的这一难……

柳婧对着母亲明显变得明亮的双眼，心中明白，母亲又恢复信心了。

她站了起来，朝着柳母深深一揖后，低声说道：“母亲，阿婧不孝，拿了母亲的祖传宝玉，当了五十两金，其中十两，女儿远到吴县雇了外面这二十个浪荡子……母亲放心，等女儿还了债务，一定把那宝玉赎回！”

说罢，她不忍再看母亲那又是心痛，又是欣慰的表情，缓缓退了出去。

一出房门，柳母便听到女儿压着声音说道：“诸君好生休息一晚，明早启程。”

“是。”“小郎君是个痛快人，听你的安排便是。”

众青衣人一窝蜂地在柳府中找地方休息去了。

柳府的花园里，只剩下柳婧低着头若有所思。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紧接着，小妹柳萱小心翼翼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大兄，你是我大兄？”在柳婧回头看向她时，小女孩扁着嘴，转溜着水灵灵的大眼睛脆脆地说道：“可是大兄，你与我二姐姐好像呢。”

对上妹妹那白嫩嫩水灵灵的模样，柳婧勉强笑了笑，她压低声音轻声说道：“萱儿，大兄还有事，你自个儿玩儿吧。”

她也不理会扁着嘴闷闷不乐的小女孩，转过身朝着不远处的王叔走去，“王叔。”王叔是知道她的身份的，忙小声唤道：“二姑子，你唤我？”

柳婧点了点头，从怀中掏出一册文书递给王叔，她小心地朝四下看了一眼后，转向王叔认真地说道：“这是我与顾家郎君的婚书，你且赶往鄱阳郡，把柳府发生的事禀于顾府，然后，向顾府借一千五百金……”

不等她的话说完，王叔便苦笑道：“二姑子，要是顾府能够援手，大人也不会向赵宣那等豪强开口了。”

他说的是实话。

柳婧垂下眸，温软轻缓地说道：“我知他们不会应承……等他们推托几日后，你再拿出这婚书，便说，如果顾家能拿出五百金，柳氏愿意解去婚约。叔切记，最少，顾府也得拿出三百金，你才还给他们这文书。”说罢，她从怀中掏出顾府的定情玉佩一并塞给王叔。

王叔急道：“二姑子，这怎么可以？事关你的终身，不能如此草率！”

柳婧抬头看向他，苦涩地说道：“叔……我已年近十七，及笄将近一年，顾府从不言娶。这等婚事，留着又有什么意思？”

王叔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他才讷讷地说道：“那，夫人可知道此事？”

柳婧苦笑道：“叔，当务之急，是凑齐还债之金，再救出父亲……如能从顾府凑到五百金，或可解一时之难。”

她这话一出，王叔也明白了她的话外之意。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能凑到钱就是万幸，哪里还顾虑那么多？他长叹一声，把文书收入怀中，点头说道：“姑子放心。”柳婧见他答应，松了一口气后吩咐道：“隔墙有耳，唤我大郎！”

“是，大郎！”

柳府虽然已经被抵押出去，不过柳父承诺还债的日期还没有到，所以柳婧也没有对家人做什么安排。现在的情况是，她如果在三个月内赚到还债的钱，自是一切好说，如果赚不到，那安排什么都没有用。

第二天，柳婧带着家里的几个老仆，还有那雇来的二十个浪荡子，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阳河县。她前往的地方是扬州的治所历阳城。历阳是扬州最繁华的城池，是扬州刺史驻地，那里人文荟萃，儒生成群，商人数不胜数，是所有扬州人最神往的城池。扬州一地河道众多，从阳河县到历阳，选择水道，可以节省一点时间，虽然走不了多久，还得走一阵官道。

自从出了阳河县后，柳婧便很沉默，她站在船舱处，静静地看着外面奔涌的河流，眉峰一直不曾舒展。众浪荡子虽是她雇来的，不过随着天下越来越太平，他们这些崇拜前朝大游侠郭解，一心一意想成为游侠的浪荡子们，日子其实并不好混。再则，如郭解那样的大游侠，平生最信奉的，不就是“一诺千金”“愿为信义抛头颅”嘛。所以，柳婧虽说只是他们的雇主，这些汉子还是一个个对她恭敬顺从，真如地道的家族护卫一样尽职尽责。

如此日夜兼程，一行人终于在半个月后赶到了历阳。

看到那高高耸立的历阳城门，柳婧便吩咐众牛车停下，她从怀中拿出一些金，交给那些雇来的车夫，目送他们离去后，再转向众浪荡子，大声说道：“诸君，此番已然到了历阳，柳某租好院落后，还请诸位各就各位。”她盯向众人，温和地说道：“无论是花楼酒坊，还是各大市场，或是码头和刺史府外，诸君

就按我在路上安排的，蹲守在那里，张着耳朵认真地听，认真地看。你们只需记住我一句话——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当天听到的每一句话记住，对那些特殊的人多加上心。你们记着，不管是小到妇人打架，还是大到官员入境，全部都要记下来，一到晚间，便禀报于我。”她顿了顿，微笑道，“当初在吴县时，柳某选择诸君，便是知道你们记忆超群，如今到了历阳，还望诸君全力助我！”说罢，她深深一揖。

众人连忙不甚整齐地还礼，一个个爽快地应道：“小郎放心。”“此是小事。”“此事甚易。”

得到他们的应承后，柳婧带头朝着城门走去。紧跟在她身后，她从柳府带来的仆人吴叔低声说道：“太郎，你这是想做什么？”

不管是王叔，还是包括吴叔在内的几个仆人，都是跟随柳母多年的忠仆，柳父柳母都对他们很是恭敬客气，柳婧也把他们当成了长辈。

柳婧低声回道：“到时叔就知道了。”她说是这样说，可神色有点虚。吴叔黯然想起，眼前这个看起来行事果断、很有主见的小主人，实际上还只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小姑子。再说，柳府欠的可是巨债，要在短短三个月内赚到还清这笔债的巨款，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她多半是想碰一碰运气，哪里真有什么确切的主张。当下他叹了一口气，不再追问。

一行人入了历阳城。

东汉天下十三州，扬州为其一，而历阳城又是扬州的治所，可以想见，这历阳是何等繁华。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以及一个个颇具江南特色的瘦弱白净的少年少女，柳婧深深吸了一口气，她把目光移开，低声说道：“也不知那长安洛阳，是何等繁华？”

秦汉以来，天子重视武功和军功，以强壮为美，霸天下而横四方。虽然到了如今，儒学文风开始盛行，可传承了数百上千年的思想，还是烙印在每个人心中。此刻，包括柳婧在内的众人看着这满街瘦弱秀气的男男女女，下意识里便有点鄙薄，觉得这历阳人长得太过秀气，他们浑然忘记了，自己也长得并不雄壮高大。

众人挑了个摆在街角的小摊子胡乱吃了点东西后，吴叔等仆人已忙着租院子去了。而柳婧，则缓步穿行在这挤挤攘攘的人群中，一边观望着这新鲜的城池，一边留神地看着身边路过的人。

这般边走边看，柳婧的脚步便有点乱。不知不觉中，她的脚踩上了一人的衣袍，一个斥喝声立马传来：“瞎了你的眼吗！”

这斥喝声极端傲慢，柳婧迅速地收回脚，连人也没有看清，便温厚斯文地道歉：“是小人无礼。”

柳婧这人，自小到大都是被父母当成宝贝疙瘩惯大的，本又是个女儿家，要不是现在家里遇难，她哪里是这般被人辱骂还小心道歉的角色？因此，她虽是温厚斯文地赔着礼，可不管是表情还是语气中，隐隐都带上了几分委屈。这种委屈，令得正要大步离去的这群人中的首领抬了抬斗笠，而在他向柳婧看来时，柳婧恰好也在向他看去。

四目相对间，柳婧不由得一怔，这人虽是戴着斗笠，身上也只着一袭普通的青色布衣，长相却是极俊极美。他的这种俊美，实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柳婧长这么大，还真没有想过，男人能俊美成这样！特别是，他还只着了一身普通庶民才着的青布衣。要是金冠束发，白玉为佩，不知是何等风采？

在柳婧望着他的脸，眸光微愕时，那人则是朝她淡淡地瞟了一眼，又点了点头，重新压下斗笠。他一边走一边轻柔地说道：“回去吧，以后不用来了。”

他说的，是那个刚刚对柳婧斥喝的仆人，那仆人大惊，他猛然抬头看着青年，双眼一红便要哭了。没有人理会他，所有人都任由那仆人要哭不哭的张皇茫然地站在原地，他们径自簇拥着那青年，转眼便不见了踪影。

柳婧还站在原地，她蹙了蹙眉，喃喃说道：“好似有点眼熟。”嘀咕到这里，她也不再多想，提步继续朝前走去。柳婧逛了大半天时，院子也租好了。历阳不愧是扬州治所，房子很贵，柳婧租三个月，足足支付了十两金。

她拿着她母亲视若生命，便是父亲四处借贷，都没有想过要动用的玉佩当了五十两金。雇那二十人时，交了定金十两，这里又拿出去十两，一路上的饮食路费等花销是五两，手头已只剩下二十五两金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要在历阳待两三个月，真不知道这点金能不能帮她撑到最后。

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对，应该说，她这已是孤注一掷，还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孤注一掷。手头这二十五两金，她必须在两个月内，把它变成一千四五百两金才能解去柳府之难。

一行人安下家后，第二天便开始按照柳婧的安排行事。

二十几号人，她把她们分别安插在历阳城最繁华热闹、最人多口杂的地方。有求了鸨母去妓院当了临时龟公的，有聘入茶楼当了茶博士的，有混入历阳东南西北四大市场成天没事就瞎转悠的，有进入码头当闲工的。总之，二十几号人，每个人都安插了一个地方。这些人的任务，便是把当天听到的、看到的全部记下来，然后晚上回来向柳婧汇报。

没有一个人知道，柳婧做这些有什么意义，而柳婧每天听着这些人事无巨细的汇报。在听到一些要点时，她会吩咐他们，下次要对某些事、某些人重点关注。

在一行人进入历阳的第四十天，眼看着三个月的期限过了快一半时，这一晚，一个汉子刚把在码头听到的消息说了几句后，柳婧突然手一举，道：“等等。”

在众人紧盯而来的目光中，柳婧负着双手在房间里转了几步，从一侧拿出一沓纸帛。这上面，记录了他们这四十天来搜集的，她认为或许会有用处的消息。走马观花看了一遍后，柳婧双手一合，低低说道：“或许，这是一个机会！”

她也不等吴叔等人问起，便挥了挥手说道：“今天可以了，全部出去吧。”
“是。”

这一晚，柳婧一直没有睡。她先是拿着树枝在泥地上写写画画，然后在月光下走来走去，接着又磨墨写了一阵。直到凌晨时，吴叔还看到她刻意垫高了的修长身影拓印在纱窗上。

第二天，柳婧召来众人，令这二十几人不再分散活动，而是只待在三个地方，帮她注意一点小事。同时，还让其中两个开过船的浪荡子去当了临时的船工，抓紧学学怎么开货船。

忙忙碌碌中，第五十天到来了。

今天，正是十一月十五，圆月高挂，夜色如霜。

历阳的并河上，水波荡漾，天上水中明月两相照。

望着那一字排开，占据了大半个码头的六艘货船，听着货船上传来的说话声，树林中的吴叔低声说道：“大郎，是不是可以了？”

黑暗中，柳婧精美的脸上，一双眼睛明亮得闪着光芒，她紧盯着那几艘船，又看了看月光后，低声道：“可以了。”

“好。”吴叔发现自己过于紧张，声音都有点颤了，他咽了一下唾沫，转向身后低声喝道：“发信号，让他们行动。”

“是。”

……

一刻钟左右，街道上传来一阵马蹄声。几个骑士冲破黑暗，冲入了码头。此刻已然夜深，码头上几乎没有闲杂人了。几个骑士一冲过来领头的便大声叫道：“刘君，刘君！”

他的叫喝声急躁而中气十足，货船中走出了一个人。看到这些骑士，那中年人上前一步问道：“阁下这是——”

“我家主公让你马上过去一趟。他说，吴郡的闵公来了，现正在醉红楼中，闵公明天就会离开。”

那中年人显然早就想与闵公一会，当下大喜过望，“此事当真？”也不等那几个骑士回答，他马上又道，“好，我这就过去。”说罢，他招了几人，急急地上了码头，坐着马车随着那些骑士离开了。

那个中年人离开不到一刻钟，又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只见两个骑士冲入码头，他们跳到那船上说了一些什么话后，便带着百来个船上的护卫急匆

匆离开了。直到走得老远，还有骑士在急哄哄地说道：“走快点，再迟你们主公只怕被人打死了。”

那些护卫一走，几条货船上，只剩下四五十人不到，分配到每条船上，已不足八人。

就在那些因为两次骚动而凑在船板上的船工护卫们还在心神不宁时，也不知是瞟到了什么，他们一个个地转过头，看向同一个方向。那方向，正跌跌撞撞走来一个美人儿。美人儿身披一袭红纱，衣裳薄得隐约可见里面的冰肤玉肌。她似是喝多了酒，身边连个婢女也没有，就这么东倒西歪地朝着码头走来。随着她的走动，还不停地扯着自己的衣襟，使得那领口处一片雪嫩的肌肤在圆月和灯火下若隐若现……

当然，隔了两百步，美人儿到底有多美，众船工和护卫也看不太真切。只是他们为了押这一次的货，给闷了两个月了。想他们干的这些事，也都是见不得光、时刻要吊着胆子的。现在好不容易到了历阳，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时，人在不知不觉中，便渴望做点什么纾解一下。而这荒凉所在，一个没有带上婢女和护卫的，只着薄裳，还打扮得这么艳丽的风骚美人突然出现，这几十号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已是喉头发干、热血沸腾了。

美人儿虽是出现得突然，他们几十号大男人自是不会害怕。在那美人儿扯下半边纱衣，露出了雪白的肩膀时，一个汉子咽了咽口水，忍不住说道：“这美人儿莫不是想投河吧？不行，我要劝住她。”说罢，他急急地踏上了跳板。

随着这汉子一动，又有十几个年轻点的跟了上去。这时，美人儿许是改变了主意，身子一折，跌跌撞撞地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又哭又笑地走去。

这世人行事，最是喜欢从众。这十几号人朝着美人儿走出十几步时，又有十几人跟上来凑热闹了。就在这些粗汉子咧着嘴一边笑一边胡言乱语地围向那美人儿时，突然间，从对面的树林中跑出来两人，他们朝着美人儿叫道：“阿菇，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几乎是话音一落，他们就看到了成群结队跑来的船工们，顿时吓了一跳。两人急冲到美人儿身边，扯着她的手便朝树林里狂奔。众船工平素规规矩矩的，刚才也是见到美人儿衣裳不整地落了单才动了色心，现在这两人牵着美人儿一跑，便有大半停了脚步。

就在那两人牵着美人儿入了树林时，突然地，一个船工惊叫道：“那船怎么自己开了？”众人回头，正好看到排在最后的、自家的一艘货船，竟悄无声息地趁着月色驶向大河深处……

有人偷船！一瞬间，众船工都明白过来了，一护卫厉声喝道：“不好，中计了！”他的声音还没落，护卫首领已暴喝道：“快，快追！快追上去！”

随着这护卫首领的声音落地，从旁边的码头上，突然“嗖嗖嗖”射来十几

支火箭，淋了牛油、燃烧得正旺盛的火箭噗噗地钉在了剩下的五条大船上。众人知道自家货船上装的是什么货，看到这零零散散的火箭飞来，一人冷笑道：“这是在玩把戏吗？”话刚出口，他脸色大变，却见那些火箭一射上去，五艘货船竟真的燃烧起来，浓烟滚滚地越烧越旺！

那护卫首领率先明白过来，他嘶叫道：“不好，这些船上也被贼子淋了火油！”

这话一出，不管是护卫也罢，还是船工也罢，都是脸色骤变。他们知道，这些船里装的是什么货；他们更知道，这些货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强横之徒！这批货要是在他们手中有了损失，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于是，几十号人嘶哑地叫着扑向众货船，而他们刚冲上船头，便看到还留守在船上的那几个，都被弄晕了东倒西歪地横卧在船舱上……这些人有的忙着救火，有的急着要追向那艘逃离的货船，却没有注意到，码头的两侧，有马蹄声在渐渐远去。

天空上，一缕白云挡住了圆月，令得前方的官道有点昏暗。

一边策马急驰着，吴叔一边看向被胡乱置于身前的红纱美人，颤声道：“大郎，看来事成了。”他抬头看向那艘渐渐远离的货船，“他们应是追不上了。”

柳婧伏在马背上，被颠得七荤八素的，她低声说道：“到了前面，选一偏僻所在停下，我要换衣裳。”

“是。”

见到吴叔咧着嘴笑个不停，柳婧抿着唇一脸严肃地说道：“叔，先别欢喜，我们得快点赶上货船。”

“好、好。”在择了一处树林放下柳婧，让她重新扮回男子后，三人重又上了马。这一次，他们一个个埋着头也不说话，只是不要命地向前方奔跑着。透过厚厚的树林，他们可以看到火光冲天的码头，听到无数的马蹄声、脚步声和叫嚷声传来。

将要抵达他们与货船约好的码头时，吴叔回头看向那火光冲天的历阳码头，不安地问道：“大郎，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追上来了？”

“没那么快。”黑暗中，柳婧的声音虽轻细，却也条理分明，她低声说道，“那里火光这么大，肯定会惊动官府。而官府只要一来人，便可以看到，那船上装的不止是丝绸，更多的是盐……私贩官盐，从来都是重罪，这可是一个大案子。货船的主人们现在肯定乱了手脚，一个个绞尽脑汁地应对官府，没有那么多心神追赶我们。”顿了顿，她又说道，“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此刻那些货主肯定恨我们入骨，如果两天之内不能逃到安全所在，以后怕是再也逃不出去了。”

她这样一说，吴叔两人又出了一身冷汗。想他们自少年时便跟在柳母身边，这些年风里雨里，也算是见过不少世面。可以以前他们见的世面都是场面上的，